



詩毛鄭異同辨卷上

南海曾釗著

六律圖

羣經義疏詩禮最精然周禮之學杜氏及二鄭時有異同而賈公彥祇疏後鄭諸家從略不如詩正義毛鄭分述之詳矣毛鄭異同大義有四隨文易說者不與焉昏期一也出封加等二也稷契之生三也周公辟居四也凡此四端皆毛長於鄭至於六天之說毛鄭故同昊天上帝詩有明文五天卽五德之帝五德布爲五行助天生物王者尊事禮固宜之周頌我將傳將大也是毛以我將我享爲大享大享明堂五帝徧而正義云毛不信六天之說與鄭異豈不誣耶孔氏述毛不得其理大率類此若夫故訓假借傳例簡奧箋所改讀非盡易傳正義亦有未達釗嘗粗綜二學欲踵孫毓異同評顧惟謏陋未敢屬稿間有穴見記於別紙涉獵各家隨時竄易凡先我得者輒復刪去積有日月丹墨凌亂懼難識別遂都而錄之爲二卷焉

周南關雎首章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

處故爲幽閔言其幽深而閔靜也釗按爾雅釋言冥

幼也窈閔也幼卽窈之省冥亦幽意傳訓窈窕爲幽

閔實本雅訓又說文窈深遠也窈深肆極也與窮窈

官窈爲類說文義多本毛則毛不以爲深宮可知矣

方言窈美也陳楚周南之間曰窈秦晉之間凡美色

或謂之好或謂之窈又曰秦晉之間美狀爲窈善心

爲窈方言本於輶軒使者彼周南卽詩之周南則窈

窈非深宮尤可知矣且詩序云哀窈窕謂淑女容德

之幽閔不得升配君子故哀之若以爲所居之宮則

不辭蓋以宮訓窈窕鄭義則然正義據之述毛非也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邶泉水四章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歸異爲肥泉正義

曰釋水云泉歸異出同流肥釗按水經注淇水篇引

爾雅歸異出同曰肥無流字肥古通飛易肥遯淮南

飛見後漢書注五十九引飛又通非非子文選盧子九師訓肥作

非違也違者歸異之謂則無流字是也河水篇又引

呂忱云爾雅異出同流爲漢水疑爾雅本文當云歸

異出同肥異出同流漢後人轉寫錯誤遂溷沾流字

入歸異出同下而脫異出同流漢句耳流當爲源之

源源隸書作源形近易謫今本有漢大出尾下但捷

爲舍人注已云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則其誤在漢

以前矣惟劉熙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與水
經注引爾雅之義合又郭景純注爾雅亦引此傳而
流字不爲作解則當時已不從舍人本蓋郭本爾雅
實無流字校者據舍人義增正義不察引之以證毛
不知歸異出同下增流字則不辭若異出同流連讀
又與毛義別也

牆有茨首章中葍之言傳中葍內堂也箋云內葍之
言謂官中所構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劍按說文葍

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象形有正有旁此謂象旁視
之形交者爾雅所謂直不受檐也葍篆文作葍口卽

詩毛鄭翼同辨

卷上

三

白之變亦作白象交形

兩袞下爲交上出者危也蓋象椽不直上檐交穩上之形

二象采廂形一象棟形所謂材也二與二望之若相

積故曰積材葍上下相當象東西對形

古官室皆南而采廂在堂

之左右左右東西也

所謂對交也交積材也者交之下積材也

交積材所以爲益故从木葍聲之構亦訓爲益古者

平地爲廷惟堂有益詩曰中葍明其爲內堂也中內
也說文中而也而卽內之譌堂之後檐以北有室有房不取義於

房室而於堂者言堂而室在其中矣且夫人於頑有

母義主婦在北堂內堂北堂也漢書文三子梁王傳

聞中葍之言應邵曰中葍材構在堂之中雖非中字

之義而解葦字與毛同箋以爲葦成失之

君子偕老首章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

云象服謂揄翟闕翟也

釗

按揄翟闕翟下章始言之

此章第三言首飾耳惠氏禮說謂象乃祿之省其說是也說文祿飾也廣雅裝祿也急就篇祿飾刻畫無等雙顏師古注祿飾盛服飾也漢書外戚傳祿飾顏注祿盛飾也一曰首飾據此諸文則象服當斥副笄言之象服猶言飾裝之服耳說文祿从衣者副之言覆衣亦覆也故祿从衣副笄唯后夫人有之故毛云尊者所以爲飾說文祿飾也正本毛義說文用本字詩用省借字耳正義謂以象骨飾服失之僖九年穀梁傳注吉笄以象爲之楊士勛疏引此詩爲證亦誤夫人以玉爲笄不以象也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四

二章玼兮玼分其之翟也傳揄翟闕翟羽飾衣也正義曰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采畫之以爲飾不用真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旒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

釗

按鄭注玉藻揄狄云揄讀爲搖

雉名考爾雅釋鳥鷓鴣爲十四雉中二雉之名其形

不同周禮揄翟闕翟既言揄又言翟則揄非卽翟可知矣竊謂毛傳作揄正字周禮作揄假借字鄭以揄爲雉名蓋誤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曳獨繭之揄袪注張揖曰揄襜揄也闕玉藻喪大記並作屈後漢書光武紀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襦注引方言曰襜揄其短者自關而西謂之襜襦郭景純方言注俗名襦掖襦襦卽屈字皆闕之假借闕短也呂覽任數篇注以其短於揄故謂之闕揄闕皆婦人加上之衣飾以翟羽則曰揄翟闕翟說文揄解云翟羽飾衣也从衣俞聲一曰直裾謂之襜揄翟當連篆文揄字讀水部多此例其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五

襜揄則不飾羽者故以一曰別之婦人所以爲此加

上服者婦人衣不殊裳形如深衣之制深衣右前袪與後袪不合

內有曲裾縫於後袪鉤曲而前以掩裳際蓋不用正幅也至祭時當服襦衣故制

此加上服用正幅爲之中節揄正襦裂也揄亦襦衣正幅可知正幅則無續袷無

續袷則無鉤曲之裾故說文謂之直裾其形正古麗幅如帷故方言謂之襜襦氓箋帷裳童容也

圭繻閨緣加上之服蓋其遺制以羽飾繻身動則繻

繻然張續漢書輿服志古麗圭繻閨緣加上之服劉昭注云繻如葆下之繻爾雅謂之衣旒旒卽

織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張揖曰織離鞋也孫氏慮其妨於卷舒殆未審

也

三章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

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展衣字誤禮記作
禮衣釗謂展正作褻說文丹縠衣也作展者假借非
誤也展衣宜白禮無明文鄭蓋以意說之或援說文
瑳玉色鮮白以爲展衣宜白之證按二章玼兮傳玼
鮮盛貌小雅瓠葉有兔斯首箋斯白也今俗說斯白
之字作鮮者齊魯之間聲近斯則鮮亦白矣玼之鮮
可以形容青赤之翟安見瑳之鮮不可以形容丹縠
之展乎總之玼瑳皆取其鮮絜之貌不必泥白色爲
義也

定之方中首章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傳定營室也方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六

中昏正四方箋云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
壁連正四方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傳揆度也度日出
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釗按春秋
僖公二年春王正月諸侯城楚邱衛徙居之時傳雖
無文要在正月之後安得至小雪時乃營立宮廟乎
鄭又以定中爲詠衛文得時按左氏莊二十九年傳
水昏正而裁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蓋以常制言
之衛爲狄所滅倉卒遷徙城而封之皆諸侯之力而
非自主若謂營室廟必俟土功之時非事理矣竊謂
方中當斥旦中爲夏時四月知者二章言降觀于桑

三章言說于桑田則非小雪時甚明三統麻五月之節旦室三度中三統麻劉歆所撰距衛文六百七十八年恒星六十九年强半而移一度日躔於恒星亦六十九年强半而差一度則六百七十八年當遲十日劉歆時五月節旦室中上推衛文則四月中旦室中矣月令季春蠶事畢而此四月以後猶有桑者月令蠶事乃后妃親蠶之事其實民間猶未畢也幽七月云八月載績箋云絲事畢而麻事興是其證傳云南視定者營楚邱官廟時定中於南故視以正南北非正南北必視定也中星改則南視之星亦改矣正義乃謂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用此申鄭難毛失之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七

衛碩人三章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禴禮春秋之禴讀皆宜同衣服曰禴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於衛近郊釗按鄭云禮春秋之禴讀皆宜同是鄭意謂此經之說與彼禴音讀皆同非以禴易說字也原本當云說讀如禴後人傳寫誤讀如爲當作而正義遂傳會其說云遺吉之衣亦爲禴耳釋文說本作稅禴通作稅亦作稅史記陸賈傳奉百金稅是其證稅變也服問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注稅變易也

此詩言姜氏至近郊而變易衣服故曰稅于農郊矣
稅說文租也得訓變易者稅脫稅皆从兌聲故義亦
可通左氏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問之有司對曰鄭
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杜注稅解也此經言解稅其
在途之褻衣而更衣褕翟故有變易之義

四章鱣鮪發傳鱣鯉也正義曰爾雅釋魚舍人曰
鯉一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鱣而短
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
今江東呼爲黃魚陸機云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
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八

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鯉鮪
鱣鮪皆異魚也故郭謂毛傳爲誤劉按說文鱣鯉也
周頌潛箋鱣大鯉也水經注河水篇引爾雅說曰鱣
鯉也出鞏穴據此則漢以前儒者皆訓鱣爲鯉道元
生於北魏郭注爾雅已行注水經往往引之此獨仍
漢訓蓋亦知其說非矣後儒乃遵陸郭者以爲得之
目驗不知彼實誤以鱣爲鱣古鱣鯉通用後漢書楊
震傳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
蛇鱣者卿大夫之象也章懷注云續漢書謝承書鱣
皆作鱣鱣字又作鱣漢書賈誼傳橫江湖之鱣鯨注

云鱣或作鱣鱣一名鱣亦狀如蛇鱣郭陸所說皆其類非鱣也鱣大鯉小其實一魚正義反以毛爲誤失之

有狐首章之子無裳傳之子無室家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妣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正義曰是子無裳欲與爲室家申述毛裳所以配衣之義釗按箋非傳義也易黃裳元吉坤爲裳裳在下爲陰故以無裳喻無室心之憂矣蓋詩人之憂若謂婦人見鰥夫之無爲作裳而憂之欲與爲室家有是理耶又序云有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九

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妣耦焉曰男女皆未昏嫁之稱而箋云婦人喪其妣耦寡而憂是謂先爲妣而後寡也與序乖矣二章無帶喻無夫釋名帶帶也著於衣如物之繫帶也無帶猶言無繫屬曲禮女子許嫁纓鄭注纓繫有從人之端亦其義三章無服釋名凡服上曰衣下曰裳衣爲陽喻夫裳爲陰喻婦無服喻男無婦女無夫也故傳云言無室家蓋總上二章意言之立言之次第也

王中谷首章嘆其乾矣傳嘆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正義曰說文云嘆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

火 釗 按說文水部灑水濡而乾也詩曰灑其乾矣說文詩稱毛氏疑灑字毛本如此後或摩滅鳥旁校者疑漢與乾字不照又灑與火形近遂誤爲燠耳正義以燠與曠義同引說文曠燥也又引易作燠是其誤在唐以前也竊謂詩取雍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爲興無燥乾於日與火之義說文灑水濡而乾也正與詩意合又傳云菸貌凡曰貌皆形容之詞雍爲水所傷故旣乾而其狀菸然說文菸痿也廣雅晁也若受日與火而乾者安得有痿與晁耶正義乃云由菸死而至於乾燥以曠爲菸也其說謬矣

詩毛鄭翼同辨

卷上

十

二章曠其脩矣傳脩且乾也 釗 按說文脩脯也釋名脩縮也乾燥而縮也傳訓爲且乾也者且姑且之辭禮記祖者且也且可訓爲始有草創粗畧之義周禮注乾肉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餼脩脯小物全乾者然則肉之久乾者爲腊始乾者爲脩將乾者爲脯故說文脯訓肉乾而腊訓乾肉乾肉者肉之已乾肉乾者肉之將乾也脩訓脯不訓腊者亦以脯爲將乾與始乾之義近耳

大車首章大車檻韁毳衣如裘傳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箋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

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釗
按采芑四章云方叔元老傳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
天子之老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注謂爲三公者則方
叔在朝以卿士兼三公之任矣而其首章云鈞膺儻
革鈞卽金路之鈞巾車金路鈞樊纓九就典命上公
九命車旗以九爲節據此是在朝八命及出爲將得
乘九命之車不必封爲諸侯然後加等如鄭說也封
者疆界之名出邦畿之外亦爲出封序云聽男女之
訟傳云出封又云巡行邦國其殆二伯之職歟毛義
爲長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十一

鄭緇衣首章緇衣之宜兮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
服也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皮弁服
也正義曰此私朝在天子之宮內卽下句適子之館
兮是也釗按正義非也禮記玉藻云揖私朝輝如也
登車則有光矣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又云朝元端
夕深衣注謂大夫士也釋文朝直遙反疏謂大夫士
早朝在私朝服元端夕服深衣在私朝及家據此則
私朝不在天子宮內審矣元端卽緇衣七入爲緇六
入爲元朝服元冠衣與冠同色故謂其衣爲緇衣是
緇衣爲卿士聽私朝之服記有明文而正義乃謂國

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是不知卿士當未朝君之時固先與家臣朝於國門私朝耳朝元端諸侯大夫士也以禮推次天子卿士朝君皮弁服私朝當用緇衣况武公於爵伯也入爲周司徒則聽私朝當用其在國聽朝之服緇衣矣鄭注書四門云卿士私朝在國門據此則私朝斷斥卿士家之朝言之鄭此箋云緇衣居私朝之服斷無指在天子宮內之理君朝服視朝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則君在路寢未嘗釋服玉藻所言雖諸侯禮天子當亦然矣天子未嘗遽釋皮弁而卿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十一

士遽易緇衣耶以此知正義之非也

己丑九月十日記

女曰雞鳴首章明星有爛傳言小星已不見也箋明星尙爛爛然早於別色時釗按箋云明星尙爛爛然是斥凡星言與傳小異傳云小星已不見言明星獨見也爾雅釋天云明星謂之啟明孫炎注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命曰明星陳東門之楊明星兩見亦謂啟明星彼蓋言昏以爲期者至旦猶未至耳

野有蔓草序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釗按詩譜此爲厲公時詩

厲公爭國兵革不息故詩人思遇時遇者諸侯未及

期而相見也攷春秋莊公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穀梁傳范甯集解云傳例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然則子儀君鄭時嘗與大國會遇矣但不能藉其力以定亂厲公又自櫟入兵革紛起故思邂逅有美之一人以慰安厭亂之願而相偕於善道詩所詠者是也序云君之澤不下流君卽所美之人蓋斥當時牧伯又云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則原所以思遇時之故也鄭乃以爲思得男女會合之時失之首章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令傳興也箋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會男女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十三

之無夫家正義曰毛以爲郊外野中有延蔓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漙漙然潤之令以興民所以得蕃息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令

釗

按此述毛皆王義恐非毛旨也竊謂傳以零露爲興當是興伯者之澤侯伯救患分災以存亂國猶零露之滋衰草衰草而得蔓延者露之潤亂國而得安定者伯之澤也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昭公十六年夏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齋亦賦野有蔓草則是詩非言男女會合審矣邂逅相遇傳解爲不期而會謂諸侯未及期而

遇也若指爲男女之辭雖淫者亦必約而後成安有野田草露不期而會合者哉正義本王義以述毛往往如此或據以咎毛斯不然矣

齊雞鳴二章東方明矣傳東方明則夫人纓笄而朝正義曰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黃桑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爲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纓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十四

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服祿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纓笄耳釧按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此鄭君注禮之說耳詩采芣序夫人奉祭祀能不失職其卒章被之僮僮箋云被卽次也是夫人於其國祭服不與王后同服副鄭已不用前說矣祭服視王后降等則朝服亦當降等此箋無說蓋亦不破毛義也正義引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妻事夫平旦纓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公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鳴雞纓笄而朝君臣之禮也據此二文孔亦知毛說非鑿空則不必強周禮注以

同詩矣

著首章俟我於著乎而箋云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正義曰昏禮婦至夫家主
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
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揖
之時也釗按劉向列女貞順傳云孝公親迎孟姬
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又士昏禮序婦從降
自西階在壻降之後尋此二文則壻先出不與婦並
行可知矣何由揖於著庭耶况揖讓之禮皆賓主共
之士昏禮親迎時女父爲主人壻爲賓婦至壻門而
後壻稱主人壻自升堂至降出並不言揖者蓋女父
爲主人不降送婦又無賓其夫之理故無與爲揖也
韓奕韓侯顧之爛其盈門箋顧之曲顧道儀也是壻
授婦綏之時惟有曲顧之禮而已道升車之儀且顧
而不揖降階至門亦道婦之事又安得有揖耶此箋
云至於著君子揖之謂婦至揖入之禮先言著次言
庭又次言堂蓋事之序孔氏釋爲引出之時失之詩
意本陳親迎之禮以刺時而不言引出者舉引入以
互見也

南山首章南山崔崔雄狐綏綏傳崔崔高大也國君

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
之匹箋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正
義毛以爲南山雄狐各自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
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
配雌理亦當然也今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
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檢此傳文
無狐在山上之意則各自爲喻異於鄭也釗按正義
申毛非毛旨也毛以南山喻高位雄狐喻淫行言君
之尊嚴如南山崔崔然而淫行如雄狐綏綏然意本
相承與鄭云狐在山上辭別而義不別也孔乃誤解
詩毛鄭翼同辨

卷上

六

雄狐爲二雄相隨喻夫當配妻故謂毛各自爲喻耳
考左氏僖十五年傳云其卦遇蠱三曰千乘三去三
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杜注云以狐蠱
爲君其義欲以喻惠公其象未聞釗以己意說之蠱
巽下艮上巽爲雞說卦艮爲狐九家易文虞氏易
亦稱雄戰國策亨伏雌又曰雷爲雄雄當與雌匹今
匹雌乃黔喙之狐也因謂之雄狐晉惠公蒸於賈君
匹非所匹有雄狐之象故卜辭獲其雄狐而斷之曰
夫狐蠱必其君也襄公淫其妹亦匹非所匹故詩人
亦謂雄狐焉陰陽之匹各以其類郊特牲取於異姓

所以附遠厚別也別者別其類之謂晉語司空季子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今齊襄淫於其妹非別類矣故曰無別失陰陽之匹正義述毛乃謂雄狐爲二雄相隨恐非傳義也夫狐必牝牡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末學所及豈毛公博物而反昧此哉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箋云故猶端也正義曰諸言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此故乃與上爲句非生下之辭是以箋特釋之無禮義故猶言無禮義端端謂頭緒也劄按戰國策敢端其願注端猶專也鄭以端訓故蓋讀若刑故無小之故說文故使爲之也此序云故盛其車服猶言故使爲盛其車服矣孔云與上爲句失之

詩毛鄭翼同辨

卷上

七

倚嗟三章舞則選兮傳選齊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正義曰傳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劄按史記周本紀百率五百率千率集解

引徐廣曰率音刷司馬索隱云率亦作選蕭望之傳注引應邵曰選音刷周禮考工記冶氏注鄭司農云錡讀爲刷然則率選錡讀皆同矣讀同則可通假錡从孚聲埒亦从孚聲孟康云埒等庫垣也廣韻史記

佞幸傳埒如韓嫣集解引徐廣曰埒等也等與齊同

義說文等齊簡也傳訓選為齊蓋謂選即埒之假借與荀子

樂論云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

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

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諄逆者衆積意諱誨乎據

此則舞以齊樂節為善毛實本荀義矣桓君也誰與

等倫若在齊則倫等者齊侯也箋最上之云恐非齊

人所當言矣毛義為長

唐椒聊首章碩大無朋傳朋比也箋云無朋平均不

朋黨劍按揚之水及此詩序皆刺昭公之詩揚之水

詩毛鄭翼同辨

卷上

六

上二章並云從子者蓋著國人將叛而歸沃也未章

云聞命者蓋著沃以善政結民也而昭公不知故詩

又言其有朋黨以刺昭公之昏耳豈真美曲沃哉孫

毓申毛駁鄭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

至殺昭侯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正義駁云

此言桓叔能修國政撫民平均望桓叔之美刺昭公

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為桓叔罪也即如毓言桓

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修其政乎且

桓叔封於曲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劍謂

昭侯分國封桓叔於曲沃非有天子之命則桓叔仍

晉臣耳而行私恩以邀民心陰有篡晉之志不臣孰甚焉正義以爲鄰國相陵斯不然矣然毓云無朋者無比例也讀比爲必履反亦非毛旨知者朋酒斯饗傳兩尊曰朋錫我百朋三壽作朋俱無傳則毛解朋字取兩物相從之意可知下章云碩大且篤是碩大與篤爲兩事此云碩大無朋如孫言是碩大與無朋爲一意文法亦不配竊謂無爲辭間爾雅釋詁無間也又爲發聲詩無念爾祖傳無念念也此詩云碩大無朋無當是言間猶言碩大又朋耳朋正斥潘父之等朋古文鳳字一飛而羣從詩人言此正以見桓叔比黨之多刺昭公之不知也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九

綢繆首章子兮子兮傳子兮者嗟茲也箋子兮斥取者正義曰茲此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釗按鄭讀子如字毛則讀爲茲易箕子趙賓讀作茲茲曲禮正義引白虎通諸侯病曰負子公羊解詁作負茲則子茲聲義本通此傳以子爲茲猶禮記之以子爲茲矣王氏經義述聞謂嗟茲卽嗟嘔其義最確先有茲字而後有嘔字故傳直以茲爲嘔也正義訓爲此蓋誤以毛讀子亦如字與鄭同耳

杖杜首章有杖之杜其葉漚漚傳杖特生貌漚漚枝

葉不相比也正義曰裳裳者華亦云其葉滑兮則滑
滑與菁菁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滑滑枝葉不相比
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
以喻宗族雖彊不相親暱也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
宜以盛爲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爲稀少之貌此章
直取不相比次爲喻不取葉盛爲喻菁菁實是茂盛
而得爲稀少貌者以葉茂則同爲一色由稀少故見
其枝以菁菁者菁菁爲莪之茂貌則知鄭意亦以
菁菁滑滑爲茂貌但不取葉爲興耳釗按此詩實取
葉盛爲興葉喻曲沃也左傳桓公二年師服曰吾聞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二

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杜葉旣盛則
末大矣而其樹又杝焉孤生所謂本之不枝者也賈
子曰本細末大弛必生心又曰末大必折殆卽其葉
滑滑之謂乎下章箋菁菁稀少之貌當謂本幹稀弱
非言葉稀也知者詩云其葉菁菁則葉之茂盛不言
可喻而本幹之稀弱詩未有明文故鄭言稀少貌若
曰此特生之杜不見其本幹而但見其葉云爾菁菁
者莪是盛貌此云稀少貌者莪草也無取於強幹故
咏曰菁菁者莪是爲美辭杜木也幹爲本葉爲末今
不咏其幹之強盛而咏其葉曰菁菁是詩人欲以葉

之茂盛顯幹之稀少故鄭申毛曰稀少貌此說詩不以辭害意之例也正義乃謂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故易傳以菁菁爲稀少之貌下又謂鄭亦以菁菁湑湑爲茂但不取葉爲興非鄭意矣

鵠羽首章王事靡盬傳盬不攻綴也正義盬與盪字異義同昭元年左傳於文皿蟲爲盪穀之飛亦爲盪然則蟲害器敗穀皆謂之盪是盬爲不攻牢不堅綴之意也

釗按正義殆因盪盬聲近又皆下从皿故爲此說耳然盬从鹽省古聲說文有明文不从皿也盬爲不練之鹽故天官鹽人云凡齊事鬻鹽鬻卽練也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三

鹽不練謂之鹽引申之故物不攻綴者亦謂之盬蓋不攻綴亦不練之意也揚子方言盬且也且始也有創始粗畧之義是又因不攻綴而引申之典婦功辨其苦良注云鄭司農讀苦爲盬則盬可通苦正義謂與盪義同未聞

秦蒹葭首章所謂伊人傳伊維也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

釗

按傳本釋詁彼郭注云發語辭左傳襄十四

年緊伯舅是賴杜注云緊發聲據此則伊緊二字義本通說文伊尹殷聖人阿衡也伊本非發聲之用爾雅毛傳訓維意以伊爲緊之假故箋申之云當作緊

正義以爲易傳誤矣正義申毛云所謂維是得人之道蓋用王肅之說毛不其然

三章道阻且右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正義曰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與涖泄爲韻

釗按正義非也三百篇豈有趁韻之句乎蓋周人尙左故以右爲迂迴迂迴者言相違也迴與違通

終南二章黻衣繡裳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正義曰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

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矣釗按毛無黻在裳之文鄭注周禮蓋本虞書黼黻絺繡及黼黻二文皆从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三

帶爲說耳然宗彝在虞爲六章而鄭說周制則以爲五章之首是繡於裳者亦可畫於衣矣安在黻獨不

可畫耶月令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曰染則非帶繡可知矣考工記畫績之事黑與青謂之黻

績繪古今字鄭注論語繪畫文則非必帶繡又可知矣考工記又云五采備謂之繡說文解繡字取之繪

後借爲帶刺字而本訓亡矣鄭注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五句云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竊恐未然

竊謂黻衣卽衮衣爾雅釋言衮黻也注衮衣有黻文是也釋名黻冕黻紩也畫黻紩文采於衣也蓋衣配冕謂之黻冕直斥衣則謂之黻衣論語致美乎黻冕

鄭注黻是祭服之衣

見邢昺疏引疏又以黻爲蔽膝非是蔽膝字作鞞今按釋文出不作鞞

鞞字音弗

據此則畫黻於衣自夏已然毛不言黻所

在者衣雖大名然對文則異經云黻衣繡裳則黻在衣繡在裳從可知此訓詁省繁之例也正義乃據鄭注周禮以爲黻在裳恐非傳旨使黻衣卽裳下何以又云繡裳且傳訓繡爲五色備使黻同在裳則黑青二色皆繡文所有何得別爲黻稱耶黻本畫作亞後乃帶刺之故又从帶作黻而云不畫斯不然矣秦伯爵得服衮衣有黻文者或以攘戎之功天子賜之衮歟晨風二章隰有六駮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釗按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三

上句苞櫟下章苞棣樹櫟皆木名不宜此獨舉獸陸

機疏云駮馬梓榆也然梓榆之名不見於爾雅竊謂

駮李名爾雅駮赤李

釋文駮字亦作駮

正是釋詩之文而毛

乃引釋獸駮如馬者以赤李之駮狀如駮馬故引以

解之王風大車傳以茨爲騅箋以茨爲亂張逸疑其

易傳而問之鄭答騅鳥青非草名亂亦青故其青者

如騅云此傳以駮馬釋駮木卽其比耳

三章山有苞棣傳棣唐棣也正義曰釋木有唐棣常

棣傳必以爲唐棣未詳聞也

釗按兼明書引孔氏論

語解唐棣棣也

論語皇侃疏亦云唐棣棣樹也據此疑何晏注唐棣移也之文亦經後人

改竄原本當作棣也同孔注矣陸釋文止爲棣字作音不出移字可爲陸本不作移也之一証詩考

引韓詩序云夫移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

聚引三家詩云夫移之華萼不煒煒據此諸文則漢

以前諸儒皆以移爲常棣棣爲唐棣今本爾雅唐棣

移常棣棣蓋寫之誤小雅常棣之華傳常棣棣也釋

文云本或作常棣移非蓋陸氏據誤本爾雅以訂傳

其實作移者爲長

何彼穠矣傳唐棣移也采薇維常之華傳常棣棣也此皆後人據爾

雅說文移棠棣也卽本毛傳特常譌棠耳

文選注廿五引棠棣

之華卽常棣之華彼傳以常棣爲移故此傳以唐棣爲棣合

二傳觀之疑舊本爾雅固如此此傳不改唐爲常蓋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十四

校改未及而幸留其真者也

無衣二章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澤褻衣近污垢

正義曰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禕

釗

按毛意本與鄭同鄭蓋申毛非易毛也釋近身衣有

汗澤故名釋傳云潤澤解衣之所由名鄭云褻衣解

衣之爲用意實相明也

陳東門之枌三章越以醜邁傳醜數也箋云醜總也

正義曰謂以麻總而行醜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

之故醜爲數王肅云醜數績麻之縷也

釗按此非毛

義也豳風九罭傳縵罭小魚之罔也小雅魚麗傳庶

人不數罟據此則毛以緹數爲一此傳訓醜爲數蓋讀如數罟之數醜纓與數聲並近趙岐孟子注數罟密網也以密釋數則此詩醜邁傳訓數行亦謂密比而行矣箋醜總也欲男女會合總卽醜纓之正字合行卽密比之意毛鄭義同

檜素冠二章庶見素衣今傳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釗按衣是大名裳亦可稱衣但素裳乃朝服之裳於喪服無涉除成喪之祭朝服編冠者祥祭雖用朝服而編冠仍未純吉故祥祭之服異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五

於吉服在編冠辨之若止言素裳於朝服何別耶竊謂素衣卽麻衣閒傳云大祥素編麻衣注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又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麻衣注引詩麻衣如雪如雪者言其白也據此則麻衣爲白衣當卽此詩之素衣矣

曹蜉螭首章蜉螭之羽衣裳楚楚箋云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克己無日如渠畧然正義曰序云任小人故云其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小人也何則卒章麻衣謂諸侯之身

夕服深衣則知此章衣裳亦有君之衣裳釧按序云
刺奢也又云好奢而任小人則三章上二句皆爲刺
小人之辭箋義可謂確矣正義乃據卒章麻衣爲深
衣按玉藻夕深衣之文以申鄭義非也鄭於三章麻
衣如雪箋云諸侯之朝朝服朝夕深衣不曰諸侯而
曰諸侯之朝是謂諸侯之朝廷言在朝之臣非言諸
侯之身也玉藻云朝服而朝正義曰朝服緇衣素裳
而朝謂每日朝君據此則箋所謂朝亦謂朝君故不
曰視朝而直曰朝朝服爲大夫朝君之服則深衣謂
大夫夕服可知矣玉藻云夕深衣祭牛肉朝禮君臣
同服君夕深衣則大夫士夕君亦深衣不特私朝及
家也此箋深衣正義何所見必爲諸侯耶正義以爲
諸侯之夕服殆誤讀箋諸侯之朝句耳

幽譜正義曰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
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
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釧按王
肅此釋未得其理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書傳云周
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東山序云周
公東征三年破斧四國是皇傳云四國商奄也則東
征卽斥克殷踐奄之事三年謂一年救亂二年克殷

三年踐奄也但踐奄是周公相王多方云王來自奄則踐奄者成王在師矣金縢弟記周公居東不及王故言二年東山并踐奄數之故統云三年也正義用王肅書注說詩失之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箋云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正義曰案鳴鴉之傳言寤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爲辟劍按正義以鳴鴉傳證毛無

避居之義最確惟謂毛讀辟爲辟則未然耳幽譜正義曰我

之不辟當訓辟爲法謂以法誅之蓋據東晉古文說史記魯世家云周公乃告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七

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季文王據此則史記

用書古文說讀辟爲辟去之辟史遷從孔安國問說故故多據古文說

文書稱古文辟部辟引我之不辟法也據今滕釋文引說文

當爲去之誤後人因上辟法也遂涉而加水旁耳知

者辟法也如壁亦訓法則壁當爲辟之重文注云古

文辟从井矣卽謂壁者壁中古文別出此篆文以尊

經如段氏之說按斤部斷重文詔解云古文斷从自

周書曰詔詔猗無他技言部譙重文詔解云古文譙

从肖周書曰亦未敢諂公彼所稱書亦壁中古文也

何以不別出篆文耶此辟不當與辟爲一同訓法一

證也且說文辟法也父益反此據大徐所附唐韻大雅板立辟釋文婢亦反

辟必益反金滕釋文引說文必亦反音既不同則義亦異此辟不

當與辟爲一同訓法二證也尋此二證彼釋文引辟

法也實爲去字之譌可無疑矣但井以不變爲義辟

从井得有去義者易序卦傳云井道不可不革雜卦

傳云革去故也故辟从井其義爲去辟人辟寒辟塵

辟位皆當用辟後省作辟法之辟辟位之辟音毗義反毗與必同母故

以四聲讀之辟除與攘辟有書有能猶又治正作辟說文辟治也引

俾辟後省作芟草之乂也然則走部又有避何也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壬

走部遁回避也避回也小旻謀猶回遁傳回邪也遁

辟也則避是邪僻之正字僻說文僻也魏風宛然左僻此爲遠遁之義投壺主

人般旋曰辟乃辟之省非辟去之用蒼頡篇避去也一切經音引乃

僻之假借也毛詩本古文說讀弗辟當與史記同正

義據東晉古文說毛失之

八章朋酒斯饗傳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箋云

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闕於政事而

響羣臣正義曰傳以掃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

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狗爲牲大夫與焉

則加以羔羊箋以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

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爲國君閱於政事而饗羣臣也

劉

按正義釋傳箋皆

非也箋下云於饗而正齒位正齒位必於學則鄭解公堂與毛同矣正義下云公堂謂之大學得之而此申鄭謂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則誤也傳云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是言饗用鄉飲酒之禮鄉飲酒有三冬蜡黨正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其一也此季冬國君飲羣臣於學亦正齒位故依鄉飲酒禮行之傳云飲大夫加以羔卽飲羣臣之事其挾鄉人以狗言之者明此飲大夫與飲鄉人之禮同但加以羔

詩毛鄭翼同辨

卷上

无

爲盛耳非如正義所云鄉人自飲有大夫來觀禮則加以羔之說也儀禮鄉飲酒無羔毛公豈不知耶月令大飲烝注大飲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幽咏諸侯之禮亦漢之郡國也故大飲用鄉飲酒禮毛鄭義同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箋云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正義曰金縢云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鄭讀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於時周公未攝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謂未知周公恐天

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
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
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
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
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
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據此則書
古文說周公攝政在武王崩之明年矣敬之箋云周
公始有居攝之志居攝者當謂前時已攝至此猶居
之而不致於成王非謂武王崩時未攝至除喪後始
欲攝也鄭此義當與史記同但史記言周公未嘗辟
居鄭則以周公辟居二年是鄭意武王崩時公攝政
及聞流言而避去王親迎歸復攝與史記小異耳書
傳周公居攝一年救亂此言居攝始爲之事正義乃
以爲周公攝政改稱元年諄理實甚不可不辨

九罭首章九罭之魚鱒魴傳興也九罭綬罟小魚之
網鱒魴大魚也箋云設九罭之網乃後得鱒魴之魚
言取物各有器也劉按韓詩九罭取蝦芘也則九罭
爲小網恒訓耳爾雅綬罟謂之九罭孫炎注九罭謂
魚之所入有九囊也綬本或作總說文總束聚也總
罟言其細密故以爲小魚之網孟子謂之數罟綬數

聲之轉耳趙岐注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
魚鼈者也魚麗傳古者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
入澤梁故傳以繆罟小網不能得大魚與小禮不可
以見周公下云我覲之子衮衣繡裳則言其禮之盛
也箋云設九罟乃後得鱒魴言有網然後得魚不取
小大爲喻失之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上

三

詩毛鄭異同辨卷上

詩毛鄭異同辨卷下

南海曾釗著

小雅鹿鳴首章食野之苹傳苹萍也釗按爾雅苹萍其大者蘋則萍是水草此詩云野之苹而傳以水之萍解之雖淺儒且知其不可而謂博物如毛公有是耶且召南采蘋傳蘋大萍也則毛亦以萍爲水草不應至此忘之竊疑萍本當作苜爾雅苜馬苜是也毛蓋以馬苜之苜釋此經之苹後人轉寫加水耳正義以咎毛未知其原也

伐木六章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買也釗按序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一

云燕朋友故舊也天保序箋云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據此則此爲王者燕朋舊之事無緣買酒於市論語沽酒市脯不食而謂王者燕朋舊乃沽酒耶竊謂酤从古聲與沽苦並通沽苦皆訓粗畧此一宿酒亦粗畧之甚故名爲酤酒旣云無酒而復云一宿酒者酒是大名禮記乃命大會注酒熟曰酋方言久熟曰酋釋名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澤久而味美也則酒實取釀久而成之義酤但一宿便成非酒之本意故曰無酒正義申鄭云經傳無謂一宿酒爲酤者旣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斯不然矣傳義爲長

杙杜三章檀車幘幘傳檀車役車也正義以檀木爲
車劍按檀木中車材故伐檀曰坎坎伐檀若以檀爲
車材卽名檀車鄭注考工記云今世轂用雜榆輻以
檀牙以檀將亦謂之榆車檀車耶竊謂毛意檀車卽
棧車蓋聲轉耳周禮地官序官廛人注杜子春讀檀
爲廛方言廛或曰踐是壇廛踐皆聲近可通借壇从
直聲檀亦从直踐从彡聲棧亦从彡則檀棧亦可通
借矣又何草不黃曰有棧之車傳棧車役車也檀車
棧車傳同訓役車是檀棧同物之證或謂毛無破字
之例非也傳雖不破字而以假借作訓如甲狎湯蕩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二

覺直單信之類則字已從義改矣周禮巾車士乘棧
車庶人乘役車棧役不同毛以棧爲役車者同無革
輓故也考工記注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亦可
寢左傳逢丑父寢於輶車輶卽棧也

南有嘉魚首章烝然罩罩傳罩罩筐也箋烝塵也塵
然猶久如也正義申傳云言善魚者謂大而衆多重
云罩罩者非一也劍按以衆訓烝王肅之義見釋文非

毛旨也東山常棣毛並訓爲寘鄭申之云古者塵填
寘同聲則此箋以塵訓烝亦申毛非易毛也知者傳
例凡經文義同而相承者傳不重出東山二烝前訓

賓後訓眾常棣傳以其與東山後烝相承嫌棍於訓
眾之烝故復以賓顯之此詩無傳者以常棣已明從
可知矣罩罩說文捕魚器也詩云罩罩言以罩罩之箋
云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是其義正
義以罩罩爲非一之辭失之

南山有臺首章北山有萊傳萊草也正義曰萊爲草
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爲萊創按此非毛旨也傳草
也當連萊爲句與翟羽飾衣同例說文此例甚多如
蒹草也葦草也豈皆草之總名乎錢辛楣曰爾雅釐
蔓華說文萊蔓華也古文萊釐通用故萊或爲釐其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三
說是也

彤弓二章一朝右之傳右勸也箋右之者主人獻之
賓受爵奠於薦右旣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三
章一朝疇之傳疇報也箋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
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疇疇猶厚也勸也創按
鄭蓋申毛非異毛也傳訓右爲勸是以右爲侑之借
箋云主人獻之獻卽右勸之意獻進也高誘注秦策
呂覽皆云勸進也則勸獻義同奠於薦右挾文引適
與經右字同耳若以薦右當經之右則坐卒爵於經
何取耶疇卽疇賓之疇故小弁如或疇之賓之初筵

舉疇逸逸皆無傳並承此疇報之文也瓠葉傳云疇道飲不云報也者以上酢傳旣云報疇不可又以報解之要之疇酢對文則異散文可通疇者報其酢故亦云報正義乃據王肅申毛以右爲勸功疇爲報功謂毛意右疇皆不施於飲酒誤矣

車攻二章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

釗按爾

雅釋地云鄭有圃田卽左傳所稱之原圃元和郡縣志圃田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則其地亦大矣地大故名曰甫毛益釋其義鄭

詩毛鄭翼同辨

卷下

四

則斥其處耳爾雅作圃乃聲近通假圃亦大也

國語

圃草章注 正義以爲鄭易毛誤矣

四章赤芾金鳥傳諸侯赤芾金鳥鳥達屨也

下鳥字當衍正

義曰言金鳥達屨者云云則本不複爲字也

正義曰金鳥者卽禮之赤鳥

也白鳥黑鳥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鳥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

釗按小

爾雅屨尊者謂之達屨小爾雅爲王肅僞撰則正義

述毛益亦王義也竊謂達讀如昏禮下達之達金鳥

達屨也蓋與諸侯赤芾互見爲義赤芾旣屬於諸侯

則不能上通天子矣金鳥上達天子故曰達屨

五章決拾既飲傳飲利也箋云飲謂手指相飲比也
正義曰鄭以飲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毛云飲
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飲爲利也釗按毛傳之例
前後義同者不復出唐風胡不飲焉傳飲助也此傳
云飲利也則二義不同可知矣說文飲便利也从人
次聲詩曰決拾既飲一曰遞也便利本此傳遞本唐
傳分別最明鄭據唐傳以易此傳正義以爲申毛誤
也

我行其野二章言采其蕞傳蕞惡菜也箋云蕞牛蕞

正義曰此釋草無文陸機疏云今人謂之羊蹄釗按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五

說文無蕞陸氏釋文云蕞本又作蕞竊謂蕞訓積釋
草竹蒿蓄亦非菜名疑蓄當爲苗之譌說文草部苗
蕞也从艸由聲竹部笛从竹由聲周禮作籥則从由
从逐之字古文可相通許君艸部采苗而不采蕞猶
竹部采笛而不采籥之例耳釋草苗蕞郭注未詳齊
民要術引詩義疏云今之羊蹄似蘆葍莖赤煮爲茹
滑而不美多噉令人下痢揚州謂之羊蹄幽州謂之
蕞一名蕞據此則此之蕞卽爾雅之苗不可謂釋草
無文矣滑而不美故毛以爲惡菜箋云蕞牛蕞似悞
今本爾雅藟牛蕞無蕞牛蕞之文卽謂鄭據爾雅本

作遂牛頰而孫炎云車前一名牛頰

御覽引

孫炎爲鄭

君弟子則鄭解爾雅當同孫說車前是藥而非菜與
下章采菑不類矣毛義爲長

斯干二章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
巳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正義曰箋以似續
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
連言之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
當巳地也劄按箋是申毛非易毛也廣雅釋言巳似
也巳似義本通史記云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凡物
盡必反其始白虎通云巳者物必起盡而又起是有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六

嗣續之義故鄭以巳擬似之音明似有二音卽有二
義毛訓似爲嗣則非似象之似而爲似續之似也正
義乃因廟制如明堂之說明堂在丙巳位遂謂箋義
於巳位立妣祖之廟失之

正月九章其車旣載乃棄爾輔箋云以車之載物喻
王之任國事棄輔喻遠賢也正義曰輔是可解脫之
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劄按輔蓋伏兔

別名輔與兔聲近故伏兔謂之輔伏兔車鞅也

說文

又有輔者乘車伏兔名
鞅大車伏兔名輔也

形如屐所以夾持車軸故輔

引申之義亦爲夾持說文面部輔頰車也周易借作

輔蓋夾牙車則从面爲輔夾車軸則从車爲輔義本相近也春秋僖五年左傳云輔車相依呂覽權勳篇云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之有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車卽指輿輔非輿無所附輿非輔亦不啻軸故云相依此詩取喻於輔者輔爲持軸之物與賢者佐理同古擬輔臣於秉軸卽其義矣下章無棄爾輔員于爾輻輳當作輿易輿說輻釋文作輿是其證復从富省聲輿从復故譌作富耳說文輿車下

縛也

此據韻會所引如此釋文雖不稱說文亦云車下縛也則今本說文作車軸縛誤

蓋輔

在輿底

小車伏兔在軫下故攷工記曰加軫與輿焉八尺也大車謂之鈞心釋名鈞心在輿心下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七

鈞軸此詩詠以載則大車也故以爲在輿底

本不相連須輿縛之員益也

伏兔爲任力之處非一革所能勝益其革輿喻益其禮以繫賢者之心也正義以輔爲縛杖於輻輔之益輻似賢之益國誤矣

小弁二章怒焉如擣傳擣心疾也正義曰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以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

釗

按釋文擣本作癘韓詩作疔說文疔

心腹疾也毛訓擣爲心疾明擣卽疔之假借或作癘

蓋校者因傳云心疾因改从疔其實毛本作擣故說文不收癘字正義不解毛假借之例以手椎之訓爲

釋失之

巧言四章躍躍兔兔遇犬獲之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正義曰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被獲耳遇

非犬名

劄按正義用王肅之義申鄭非鄭旨也

王肅云言

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

釋文遇犬如字世讀作愚非據

此則隋以前有以遇爲愚之假借者最得鄭旨陸氏朋於王不達箋注假借之理反以爲非耳其說誤甚

不足據也竊謂遇與兔對傳以校訓兔而不解遇故

鄭訓爲馴以足成之老子將以愚之王注愚謂無知

守真順自然也是愚本有馴順之義素問解精微論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八

云請問有兔愚樸漏之問是兔與愚古者恒對舉言之箋訓遇犬爲犬之馴者則遇卽愚之假借無疑矣莊子則陽篇云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本又作遇

愚遇二字古通

四月首章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

乃始盛暑正義曰徂訓爲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

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往到卽是其始暑自四月

往至於六月爲始也

劄按鄭與毛異讀鄭意徂从且

聲卽祖之假借祖且也

見儀禮禮記注

周時月並改據春秋書春王

正月日南
至可見 四月夏之二月六月夏之四月月令孟夏

始絺故此詩云六月始暑不言徂讀當爲祖者蓋仍經字而但於訓釋中顯之與遂瑞也穫落木名也極誅也皆一例正義乃云義出於往讀與毛同誤矣四月旣爲夏二月而箋云四月立夏矣者二十四氣之名惟見於月令及逸周書二書皆戰國時人所爲未可盡據又周旣改時則四立亦當隨時而改古雨水在驚蟄後前漢末遂易之安見四立不可改耶若鄭以此詩爲夏時與毛同則六月爲今六月火星中而暑退不易毛徂往之訓矣二章云秋日淒淒百卉具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九

腓者幽七月爲夏七月彼云七月鳴鶉鶉卽鶉鳩也離騷云恐鶉鳩之先鳴百草爲之不芳據此則七月百卉已腓可知矣夏之七月爲周之季秋此詩秋日卽斥季秋言也正義以毛申鄭皆從夏時爲說失之鼓鐘二章憂心且妯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

劉

按說文作妯釋文不引說文則陸據本尙作妯後因篆文从心與从心近遂誤作妯耳傳云動也動卽慟字菀柳蹈亦訓動蓋妯之假借从音从由古聲皆同鄭風左旋右抽說文引作左旋右搯是其證

信南山首章維禹甸之傳甸治也箋云信乎彼南山

之野禹治而邱甸之正義曰鄭唯甸之爲邱甸之爲異釗按釋文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其音旣異故孔以爲鄭義異毛耳竊謂邱甸卽治野之法稍人云掌令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讀與維禹隤之之隤同左傳哀公十七年渾良夫乘衷甸兩牡說文作中佃以上乘四牡律之則中佃卽中乘矣七月箋古者烝墳塵聲同然則乘甸隤聲亦同可知此箋音義本與傳同陸孔皆誤也

四章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十

其稅天子剝削浸漬以爲蒞正義曰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蓏瓜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人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釗按正義說非也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下云園廬二十而一鄭注序官云載事也事民而稅之則園圃稅瓜蓏審矣場人云掌國之場圃彼爲國圃故官樹

之不得引爲周禮正法瓜不稅民證也今合經注而核之用瓜之法有三甸師共野果蔬之薦則薦新之用也載師之稅與此詩稅而爲菹爲一則享宗廟籩實之用也場人凡祭祀賓客共其瓜蔬則國中凡事之用也正義乃據場人爲說云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歟

甫田首章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箋云介舍也禮使民耨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正義曰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

詩毛鄭翼同辨

卷下

十一

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釗按傳例經文義同者

訓於前後不復出小明介爾景福傳介景皆大也既

醉介爾景福無傳是其證小明傳已訓景爲大車聲殷武又訓景爲大者景本

訓日光訓大之景當爲廣之假借泮水憬彼南夷說文引作應則景廣可通假傳以其字爲假借故重釋之凡傳之重釋者視此生民攸介攸止與此經文同彼傳介大

也攸止福祿所止也此經在彼前而無傳則毛意不

同彼經可知矣竊謂彼攸介當作奈假借作介故特

訓大以顯之小明介爾景福立文與以介景福以介眉壽不同故亦特訓爲大說文

介畫也畫界也則介卽界之古文閒也微也助也皆

界畫之義所引申界畫之則有微閒有閒則分爲兩

故可以相助也以全詩核之思文無此疆爾介此用
本義者也以介眉壽以介景福以介我黍稷報以介
福此用助義者也舍爾介狄此用微義者也禮謂東
西箱爲个个介古今字言堂之偏有牆以間別之爾雅
釋言間別也 以爲待事之處廬舍無室形與个同此箋介
舍也意謂介卽禮之个此用間義者也字之本義及
引申之義若顯然易明者毛皆無傳讀者可以意知
矣正義乃依王氏爲說皆訓大失之

頍弁首章有頍者弁實維伊何傳興也頍弁貌弁皮
弁也箋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乎言其宜以

詩毛鄭翼同辨

卷下

十二

寘而弗爲也釗按箋非傳意也首章實維伊何二章
實維何期與二章實維在首相應言皮弁何爲尊實
維託於首喻諸公何爲尊亦以託於王耳此興之意
也正義申毛謂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失
其旨矣

三章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傳霰暴雪也正義曰以此
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
非謂霰卽暴雪也釗按爾雅雨雹爲消雪雹卽霰之
重文暴與消聲近說文暴古文作磨从日鹿聲是其
證故消雪亦謂之暴雪此傳此雪當爲晡暴之暴盛

陰凝於上陽氣薄之消散而下謂之霰此霰从散傳
訓暴雪之義也正義以暴虐作解失之暴虐作暴與
暴義別

車牽五章以慰我心傳慰安也正義曰孫毓載毛傳
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衰妣也大夫不遇賢女而
徒見衰妣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
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釗按正義未綜核全傳
之例故爲此言耳如此傳果訓安旣爲字之本義則
凱風已見無煩重釋矣竊謂孫毓所載慰怨爲長釋
文云慰怨也於願反韓詩作愠愠恚也本或作慰安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三

也是馬融義馬融張融論之詳矣據此則馬融以前
皆訓怨鄭用師說始訓安耳慰與怨安聲皆近毛訓
此慰爲怨者以詩義與凱風異故特釋之又大雅綿
傳慰安也毛例凡與上義不同然後重釋以前之凱
風傳及後之縣傳皆訓慰安繩此傳不作慰安可知
矣慰怨也非王肅所改但王述毛謂新昏爲衰妣亦
誤箋以季女釋新昏最確說文覲遇見也購以財有
所求也淮南說林注構謀也則从葺之字亦有謀合
求遇之意心切於遇怨望易生此覲爾新昏以怨我
心之義也韓詩作愠與怨最近尤爲古義不訓安之

證

采菽首章元衮及黼傳元衮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
箋云黼黻謂絺衣也劄按絺衣謂繡黼黻於裳但
裳黼黻並有詩何以獨稱黼耶竊謂黼爲黼領禮記
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揚之水傳諸侯繡黼
丹朱中衣大夫服之爲僭故毛知爲諸侯之服也黼
領謂之褭見爾雅

五章優哉悠哉亦是戾矣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
者亦優悠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正義曰以承
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西

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
向引詩云優哉悠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
引逸亡非此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
與毛不同劄按箋云自安爲優悠作解止於是爲是
亦戾矣作解正義以安止連讀非鄭意也鄭解戾與
毛不同其優游之義則同也

角弓首章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傳騂騂調利也不善
絀藥巧用則翩然而反正義曰冬官弓人以六材爲
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恆當弓之隈杜
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

有用角之處不得卽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

釗按角弓蓋對木弓言之說文云弧木弓也考工記

云夫角之本蹙於剋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勢也又云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注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據此則弓之勢在角矣角之性自曲戾其曲以爲弓勢故繼檠不善及其放絃則勢欲往而反醫書所謂角弓反張也驗今弓猶然今世以竹爲弓者雖不檠亦放絃不反爲其無角勢也詩言角弓所以別於木弓

詩毛鄭翼同辨

卷下

五

正義謂別有角弓矢之

菀柳首章上帝甚蹈傳蹈動也箋云蹈讀曰悼正義曰蹈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

釗按蹈訓動亦假借例也檜羔裘中心是悼傳悼動

也此傳蹈亦訓動是毛意蹈卽悼之假借動古慟字

說文無慟周官九擗振動杜子春讀動爲慟世謂毛

詩多古字此其一也箋讀曰悼實申毛正義不得其

理乃據王孫以述毛非是

俾子靖之後予極焉傳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

極誅也正義曰毛意以為恨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鄭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易傳也釗按小序即毛公所作此序云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是毛公亦以此詩為言罪事矣傳極至也當謂放於四極之地釋地四極言四方之所至即此傳極至之義也鄭以毛義未顯故以極誅申成之古書傳極放之極皆作極洪範鯀則極死多方我其大罰極之左傳昭七年昔堯極鯀於羽山釋文皆云極本又作極周禮廢以馭其罪注廢猶放也舜極鯀於羽山是也釋文紀力反宗本據葉林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六

據此諸文則極放本作極其作極者乃假借字耳說文

極殊也此經釋文云極毛如字鄭音棘蓋搃極為一

正義承其誤故以鄭為異毛其實毛意不如是也

漸漸之石首章正義曰以漸漸之文連之石為山石

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為高峻貌此傳無異鄭之

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為一

事釗按此說非也毛詩與傳各為編傳但釋漸漸二

字餘三句可以意知故不煩傳非并注四句也及後

人引經附傳正義云引經附傳不知何人段大合以為鄭氏以此詩四句皆

有箋故附傳於四句下正義乃以此為傳例失之

大雅文王四章侯于周服箋云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正義曰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也毛於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釗按毛例凡常訓者不傳其屢傳者必假借者也如隕墜也屢見之類此侯爲君自是常訓故不傳與上章

侯訓維爲假借不同正義據以證王義非是○大明維予侯興正義亦朋於王以維解侯按上旣云維予下何得訓侯爲維乎毛意亦當訓侯爲諸侯與鄭同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七

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釗按小雅鴻雁傳宣示也傳例不重出此無傳是亦以宣爲示也箋云時耕曰宣謂時其耕而示之正義釋爲徧發土地非是公劉旣順乃宣傳宣徧也繩以通例明與此經不同

棫樸四章遐不作人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釗按春秋成八年左傳引此詩杜注云不語助蓋用毛義也詩用遐不字有二義小雅南山有臺遐不眉壽遐不黃耇隰桑遐不謂矣皆無傳遐不猶言胡不隨其

語氣而可意知此遐訓爲遠又總說之云遠不作人也不當爲語助如爾雅不濇不倪不若之類遠不作人乎言遠作人也箋意遐不爲不遐以近釋之失傳義矣下武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亦以不爲發語辭正義申鄭云箋以不遐有佐順文自通不當反其言彼以不爲反言亦失之

皇矣二章串夷載路箋云串夷卽混夷正義曰采薇

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

則混夷也釗按孔說非也混夷亦作昆夷孟子梁惠

王下文王事昆夷彼昆夷卽此箋混夷一切經音義

串古文作攢遺二形又作慣同攢遺慣皆从貫聲昆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六

聲正與貫近說文琨或从貫禹貢瑤琨釋文引馬本及漢書地理志並作瑣釋名來孫之子爲昆孫昆貫也據此則串貫昆三字古相通假故鄭謂串夷卽混夷矣釋文云串一本作患患亦混之借正義本作患乃據爲說失之惠氏以爲貫昆同物昆夷卽明堂位之貫

五章以按徂旅傳旅地名也箋云却止徂國之兵衆

釗按孟子徂旅作徂莒趙岐注云以暹止往伐莒者

則趙亦以莒爲地名矣漢書律歷志呂旅也齊力之

字本作呂葢旅呂古通借毛訓旅爲地名謂旅卽莒

之假借也韓非難二云昔者文王伐孟克莒舉鄆三

舉事而紂惡之彼克莠卽此經之按徂旅言按徂共
之旅人而勝之旅者密須之地徵其人以為卒卽以
其地名之故曰徂旅毛訓為地名最為有據較箋為
長

六章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鮮箋鮮善也

釗按公

劉陟則在巘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則此詩之鮮原
與彼之巘原同物矣月令天子乃鮮羔開水注鮮當
為獻蓋鮮獻古通故作鮮亦作巘但說文無巘說文
詩稱毛則正字本當作鮮鮮古讀若斯有免斯首箋
鮮白之字齊魯之間聲近斯說文霽从鮮聲讀若斯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九

凡聲近則義亦相從爾雅斯離也說文斯析也禹貢
析支大戴禮作鮮支據此則小山別大山鮮者從離
析得名別亦離析也巘又鮮之假借但所在之地異
故異其文耳岐為大山山之南別出小山故曰鮮其
山下廣平之地則曰鮮原周書程寤篇云王乃出圖
商至於鮮原是也

若公劉之巘為圃地當在梁山之北與此鮮原在岐南不同猶平陽

永安縣廬江潯縣晉安羅江縣河南鞏縣皆有霍山名雖同而非一地也鄭訓鮮為善失



之

既醉六章室家之壺傳壺廣也正義曰釋官云官中

巷謂之壺以官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為廣

釗

按正義

非毛旨也廣與枕通爾雅枕充也孫本作光光與廣亦通書光被四表五行大義引禮含文嘉云堯廣被四表是其證廣又通橫說文枕充也段氏注曰枕所以充拓之圻堦也必外有枕而後內可充拓之令滿故曰枕充也枕之字古多假橫爲之且字解曰从几足有二橫橫卽枕字是光廣枕橫皆同物也此傳廣當讀爲枕謂其善由室家枕充於天下國語單子引此詩而釋之曰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廣裕卽充裕也壺訓爲廣者聲相近又壺通作梱梱門限也有限而後可充拓猶有枕而後可充拓也壺篆作从口卽有枕限之形釋名箇恢也恢廓覆髮之上也恢廓猶廣裕也箇說文作匡當也从國國从口故訓匡當匡當猶枕也與壺从口同意故一訓恢廓一訓廣大旨亦同也正義乃釋以巷路之廣失之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二十

下武五章昭茲來許傳許進也正義曰以禮法旣許而後進故以許爲進劍按續漢書祭祀志注引作昭茲來御蓋三家詩也六月傳御進也則此傳謂許卽御之假借也知然者釋名午侔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侔逆也則午有上進之義矣許从午聲御从卸卸亦从午聲聲同故可通假惠氏疑許爲傳寫之誤猶未悉傳多假借例也

公劉二章陟則在嶽傳小山別於大山也正義曰釋山云重巖隙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巖巖巖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巖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劍按釋文獻本又作嶽則經本有作嶽亦有作巖者正義本作巖故引釋地重巖隙以疏之但巖形如甑非小山別大山之狀與傳義不合竊疑此經本作巖卽鮮之通假說詩皇矣後人涉傳義而加山作嶽如吳都賦注引爾雅之鮮誤作解後人又加山作嶽之比耳其作巖者亦从犬之譌犬篆作𤝵與𤝵形近正義乃引重巖爲釋失之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三

篤公劉首章匪居匪康箋云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正義曰毛以爲厚於民事乎此公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爲居匪以所安爲安言不顧已之安居惟以利民爲意劍按正義以鄭述毛非也公劉爲夏人迫逐則所居非所安可知竊謂匪居匪康當讀爲彼居匪康廣雅匪彼也匪彼聲近故通假桑扈彼交匪敖襄二十八年左傳引作匪交匪敖采菽彼交匪紆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紆皆匪彼通用此詩匪居匪康文勢正與二詩同匪居當作彼居無疑又傳云公劉居於邠正言彼居之事遭夏人亂迫逐公劉正

言匪康之事是毛意不以匪居之匪爲非傳已言之矣毛時經本疑作彼及鄭訓義爲匪故今本皆作匪其實毛義爲長正義乃據鄭述毛益未細讀傳文也五章其軍三單傳三單相襲也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正義曰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郃在道及初至之時鄭易傳者此詩王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郃二章已言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劍按正義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三

申鄭難毛非也下章止旅乃密芮鞠之卽箋云公劉居豳旣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修田事也據此則至豳之時居豳未安仍有軍旅之衛可知且傳云三單相襲也三單是述經文相襲則三單之訓也正義乃云三行皆單相重爲軍失毛義矣單得訓襲者廣雅釋詁襲重也相襲猶言相重以重訓單猶亂爲治徂爲存之比周禮軍賦之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通什而賦一此詩三單下去度其隰原徹田爲糧是言田賦什一之事當正義並有故詩言單傳則以襲顯之也

知遷幽時得備羨卒者史記周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又此詩首章爰方啓行傳云以方開道路去之幽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二章云于胥斯原既庶旣繁則公劉遷幽從者實衆箋以爲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非事實矣傳義爲長

度其隰原

度其夕陽正義曰皇矣傳以度爲居此

章二度傳意皆應爲居

釗

按度从又則度量爲本訓

無傳者義從可知也惟縣及皇矣二度傳皆云居明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三

彼度爲宅之假借故以居顯之正義不得其例乃用王肅述毛失之矣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義曰說

文云賢堅也以其人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從

臣

釗

按說文賢多才也从貝取聲取堅也从又臣聲

古文以爲賢字則訓堅之取乃聖賢之假借字說文云古文以爲賢字說假借之例非卽賢之古文也賢

从貝者古用貝有等鄉射記注云賢猶勝也荀子哀

公篇注云賢者亞聖之名則賢亦人才等次之稱矣

故从貝與則同意正義誤以取爲賢失之

四章弗祿爾康矣傳弗小也箋云弗福也正義曰弗之爲福爲小皆無正文劄按爾雅釋詁祓福也郭注引此詩祓祿康矣生民以弗無子箋弗之言祓也則弗卽祓之假借見於爾雅及箋矣正義以爲無文何耶弗之訓小者甘棠傳蔽芾小貌此弗卽芾字市从市市蔽芾也或作紉白虎通紉者蔽也引詩朱紉斯皇又云赤紉在股據此則弗市皆可通借毛訓蔽芾爲小故此訓弗亦爲小與箋同爲訓詁假借之例也但洪範五福一曰壽周禮生以馭其福故福莫大於壽此詩云受命長矣已爲福之大者則弗祿當爲小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三

祿傳義爲長

板七章价人維藩傳价善也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者正義曰傳言王當用善人爲官維以爲藩鄣价人總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爲官故不從以价爲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爲甲劄按正義非毛旨也价从介聲古者以聲載義則傳云价善也善蓋繕之省叔于田箋云繕之言善也易畧例善邇而遠至釋文善本作繕是善繕同物曲禮注繕讀曰勁周禮夏官序官繕人注繕勁也善也毛訓价爲善

猶言繕勁之人耳說文詩稱毛氏其价篆在仔上价善也仔克也二文相連義必相類克訓爲勝則善當訓爲勁無疑免置云赳赳武夫公侯于城赳赳卽繕勁之容于城卽藩郛之義文在大師上者价人任外事大師任內事也箋以价入爲被甲之人凡被甲之人無非勁者意實申毛非易毛也

抑六章無言不讎傳讎用也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之善則其售價賈物惡則其售價賤正義曰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故以讎爲用箋以用非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讎報物價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三

售字蓋卽讐之省古从言與从口相通如噴作讀譜作啻暮古文謨之比史記高帝紀飲酒讐讐數倍集解引如淳云讐亦作售是其證凡物必用而後售價傳釋意箋釋字實兩義相成非爲異也

桑柔首章倉兇填兮傳倉喪也正義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

劄

按說文愴傷也曲禮云知死者傷管子君

臣篇云是故明君飾飲食弔傷之禮則傷者喪祭也

此傳倉訓喪蓋謂倉爲愴之假借

雲漢三章先祖于摧傳摧至也正義曰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

毛說釗按說文摧擠也春秋昭十三年左傳云知擠于溝壑矣杜注擠隊也隊今之墜字則摧亦墜也召誥墜厥命與此經先祖于摧同意言先祖之業將墜也傳訓爲至者至義亦與墜近說文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也孫乃訓以無所歸非是自外而來歸乃申引義耳傳意不其然

崧高五章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正義曰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釗按以桓圭以下爲瑞圭乃鄭誤解

詩毛鄭翼尚辨

卷下

三

毛傳耳小東朝朝佩璲傳據爾雅釋之云璲瑞也言佩璲則非六瑞之玉可知毛彼云瑞也與此正同則此瑞亦不斥六瑞玉矣論衡指瑞篇云異物見則謂之瑞禮器諸侯以圭爲瑞正義云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與之玉亦謂之瑞據此則瑞異爲初義瑞信爲第二義此傳訓寶爲瑞正寶異之謂未可指爲瑞信也介圭受於天子珍之如瑞故以瑞言之說文玉部自璧下十五字皆圭玉之名終之以瑞字則十五玉皆瑞也琕與玠皆訓大圭亦皆列十五玉之中琕可謂之瑞則玠圭謂之瑞無嫌矣經

文作介或傳寫省之毛詩本當作价故郭注爾雅引作玠毛不釋玠圭者玠長尺二寸雅訓自明從可知也大抵玠圭因長尺二寸而爲寶玉之大至尺二寸非尋常可得故天子錫諸侯諸侯享天子韓奕以其介圭箋云觀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書顧命賓稱奉圭說文引作稱奉介圭是言享天子之事皆用之蓋貴其難得也傳本謂寶異難得爲瑞鄭誤解之反據瑞圭以相難殆干慮之失耳王肅不得毛旨卽用鄭所駁以申毛宜孫毓之以箋爲長也

江漢四章來旬來宣箋云旬當作營正義曰旬之與營字相類釗按旬與營字不相類乃音近耳說文趨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毛

从走勻聲讀若榮小雅信彼南山昫昫原隰鄭注周禮引作營營原隰營雖不見說文以字求之當與榮皆从營省聲矣此箋云旬當作營乃聲近假借之例正義以爲字相類益昧於聲音訓詁而臆爲之說也瞻卬五章舍爾介狄傳狄遠也箋云介甲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正義曰毛讀狄爲逖故爲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釗按

毛凡訓大之介必有傳此介無傳則非訓大可知易豫介于石虞注介纖也一切經音引劉瓛易注介微

也介說文从八八象分別之形物分則微故介本義爲畫而引申爲織織亦微也此經舍爾介狄介當訓爲微上經云婦有長舌爲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章卽本而言言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皆一婦人致之其機甚微而爲禍甚微天所以刺責而見變異神所以不福而見災害胥由乎此顧王不悟猶舍置之不察反以變異災害怨予臣致之序所爲刺大壞也鄭釋介狄爲甲狄按幽王後爲犬戎所滅則當時強敵當言戎不得言狄矣王述毛又謂介爲大道尤屬泛辭恐非詩意皆失之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三

周頌天作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以下先公諸盥至不窋正義曰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爲禘祭案元鳥箋云祀當爲禘若鄭以爲禘亦當破此祀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禘也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

釗按此詩作於成王時與天保作於文王時不同文王僅追王太王王季

見史記周紀及合符

本其亞圉公叔祖類皆在四親廟中故時祭而得及乎先公耳成王時四親廟爲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無

庸有先公與其間

周初五廟及文武當祧以功德隆盛不祧於是始有七廟耳

始

祖后稷雖無追王之文然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

孝經又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祀后稷同先王用袞

冕不得稱爲先公矣序云祀先王先公或解爲祫祭

最是正義不從以爲此篇爲時祭先公乃兼言之夫

祀無先公而序兼言豈正名之典乎春秋文公二年

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躋

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是祫亦

得稱祀商頌元鳥序祀高宗也鄭云祀當爲祫此不

破祀字者彼言祀高宗嫌合祭之義未顯故破祀爲

詩毛鄭翼同辨

卷下

元

祫此序云祀先王先公不言祫而爲祫從可知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正義曰春官大司樂職曰

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

至於澤中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

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

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

釗

按大宗伯以禋祀祀

昊天上帝注元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

大帝以蒼璧禮天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

北極者也據此則昊天當爲圜丘所祭之名若非圜

丘經何以頌之曰昊天耶史記封禪書引周官曰冬

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彼以南郊釋圜丘則圜丘與郊同地可知矣但南郊之祀有二書丁巳用牲於郊左傳啟蟄而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此夏正之郊也大司樂圜丘大宗伯蒼璧此冬至之郊也郊特牲曰用辛春秋卜郊皆魯禮天子夏正郊天日用丁不卜五經異義引公羊說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卽已卜天子皆於郊行之故周官言圜丘史記及此序言郊明在郊也王肅張融等以圜丘與郊爲一事非是特丘與郊同其地耳正義以爲二至之日祭於丘不在於郊失之

我將我將我享傳將大也享獻也箋云將猶奉也正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三

義曰言我所美大我所獻薦者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鄭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爲大劍按

序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祀明堂亦稱大饗曲禮

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月令季

秋上丁大饗帝是也我將我享句法與言告言歸同

言我也可借爲辭則我亦辭也享古與饗通享獻之

享詩及左傳皆用享周禮禮記作饗是其証此傳云

將大也明此經祀明堂與曲禮月令大饗爲一郊特

牲注大猶徧也此徧禮五帝故曰大與大饗腥爲祫

大饗尙服脩爲徧享諸侯義同正義以美釋大失之

但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曲禮注以爲
饗五帝者月令以共皇天上帝注上帝大微五帝又
大雩帝注云雩五精帝噫嘻序春夏祈穀于上帝箋
云夏則龍見而雩是與雩五帝亦可云上帝卽其例
矣

執競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正
義曰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

釗按難

當讀爲儻桑扈不戢不難傳不難難也顏氏家訓書
證引作不儻儻也據此則以難爲儻傳固有其例矣
說文儻行有節度也亦通作那桑扈受福不那說文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三

引作不儻是其證那安貌

魚藻箋

此傳釋反反爲難謂

威儀安詳而有節度也箋云順習之貌者反復也反
反故曰習順亦安詳有節度之意正義讀爲重難失
之

噫嘻噫嘻成王傳噫歎也嘻敕也正義曰噫嘻皆是
歎聲爲歎以敕之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
爲歎敕也

釗

按以噫嘻爲歎聲乃鄭義耳傳訓噫爲

敕蓋謂噫卽釐之假借也知然者國策韓策昭釐侯
莊子作昭僖侯噫與僖皆从喜聲釐旣爲僖之假借
則亦爲噫之假借矣書堯典允釐百工史記作信飭

百工史記例以訓詁易經文釋名敕飭也是釐可訓
飭卽可訓敕陸氏釋文載此傳云嘻和也和卽敕字
之誤耳俗書敕字多作勅故與和形近正義未得毛旨以臣工傳云
嗟嗟敕之也故以此傳噫嘻亦爲歎而敕之不知彼
傳云嗟嗟敕之也此傳云嘻敕也不云噫嘻敕之立
文不同未可據以爲比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合者合諸樂而奏之
正義曰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卽
經所云鞀磬祝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
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旣備乃奏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三

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
代樂也釧按經云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據明堂位夏

筍虞殷崇牙周璧翬之文則經實陳異代之樂矣何
得云止說周之樂器耶箋云合諸樂而奏之諸樂謂
六代之樂故不云諸樂器正義增器字以述鄭失之
序不云合乎廟而云合乎祖者嫌廟與七廟無別故
言祖祖謂明堂古者合樂有二周禮大司樂大合樂
以致鬼神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月令季春大合
樂天子親往視之一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老
老注合樂謂春合舞秋合聲此卽據大胥春入學釋
菜合舞秋頒學合聲之

文記言凡故鄭以春秋解之

二也皆於學行之大戴記盛德篇云

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又云或以為

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是周制明堂辟雍文王廟為一

皆學之名

唐人疏義皆以明堂辟雍異地非是

唐虞謂之祖虞書受終于文祖歸

格于藝祖是也

故始作樂合於文王之廟而序云合乎祖蓋

從朝諸侯布政言之謂之明堂從外水環邕如璧言

之謂之辟雍從宗祀言之謂之文王之廟從祀感生

帝言之謂之祖其實一也經云先祖是聽先祖蓋斥

文王大司樂樂六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示出九變

則人鬼禮謂之三禘

劉歆以為分用一代之樂正義從之惠定宇徵士據上云大合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三

樂以致鬼神謂劉歆分樂之說誤今從之

雖不同地而合樂則同在明堂

成王因致太平之功而作樂後代沿之溯其原故曰

始也

武者定爾功傳耆致也箋云耆老也正義曰宣十二

年左傳引此云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紂於昧

故以耆為致

劉

按左傳耆昧也文在於爍王師遵養

時晦之下則非釋此經之耆矣傳以致訓耆者曲禮

六十曰耆釋文引賀場注云耆至也至老境也至致

古通用毛意實與鄭同不訓為老者耆之文从老其

義為老不言可喻故毛以致訓之見古者聲義相從

之理耳鄭訓爲老者箋取明顯與傳之體不同故傳略者箋詳之王肅述毛云致

定其大功正義據以爲說失之○釋文者毛音指致

也鄭巨移反按釋名六十曰耆者指也不從力政指

事使人也則漢人讀耆老之耆如指陸氏強分別之

亦誤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

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正義曰朝廟早晚毛

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

公卽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

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

詩毛鄭翼同辨

卷下

三

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

也釗按正義謂毛無避居之事良是惟據王肅之說

以周公致政成王始朝於廟則誤耳此序云嗣王朝

於廟與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立文旣不

同則意亦異若此朝廟果在卽政後亦當云成王卽

政朝於廟矣書稱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大傳云

七年致政則周公致政時成王除喪已久曲禮云天

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此經及下二詩皆稱予小子則

在喪可知矣箋云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竊

謂毛意亦當如此蓋君薨冢宰攝政及除喪則還政

常制也成王謀於廟而求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
行於是周公復居攝乃周家權宜之事此詩所言朝
廟尚在未求助之時故曰將始卽政也時成王雖未
卽政亦得朝廟王肅謂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卽已攝
政成王未得朝廟則大不然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
于豐馬融注豐文王廟所在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
告文王武王廟按營成周在居攝五年時未還政成
王已告廟經有顯文可據何得謂周公攝政成王未
得朝廟耶大約成王除喪之後周公所攝者惟伐畔
營洛制禮樂數大事至於朝祭皆成王親之王肅乃
謂周公致政成王始朝廟雖云申毛實乖經義也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三五

敬之佛時仔肩傳佛大也箋云佛輔也正義曰佛之
爲大其義未聞釗按說文佛大也讀如予違汝弼之
弼此傳訓佛爲大意以佛卽佛之假借也佛旣讀若
弼義亦從之故箋申之曰輔也說文弗矯也从人
从韋省人卽中之人爲右戾爲左戾戾則當
矯之从韋省者韋獸皮可以束物之枉戾者也故凡
从弗之字卽有弼違之意如矯弓之戾以使正爲費
矯人之弗以合宜爲蕭其字皆从弗佛从大从弗言
大矯之鄭訓佛爲輔實與傳相將非違傳也釋文謂

毛音符弗反失之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釗按獨斷云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則靈星卽

龍星本有顯文張晏之說是也獨斷謂之火星者大火也月令章句云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中有房星章昭注周語云農祥房星也房星晨正而農事起高子蓋以此詩爲祀農祥賓尸所歌序云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三五

繹賓尸者謂繹與賓尸皆歌之但據有司徹賓尸爲卿大夫又祭之名今其詩列於頌者又祭與正祭異日其禮繁謂之繹又祭與正祭同日其禮畧謂之賓尸春官神仕職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魃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祭天地之明日旣別有事則又祭當與祭天地同日矣農祥爲星祭又祭亦當與正祭同日故謂之賓尸嫌與卿大夫賓尸同名故特引高子之言曰靈星之尸辨此賓尸天子之事而非卿大夫之祭也然鳧鷖亦天子燕尸之詩在雅此在頌者鳧鷖意主燕飲此詩意在索祭言

祭事故在頌也○小序毛公作卽大序之傳也此高子云云當爲毛公所著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言毛公著之也云毛公後人毛公之後有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正義云言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爲誰蓋偶未悟小毛公之前有毛公耳

魯頌駟三章思馬斯作傳作始也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正義曰謂令此馬及其古始釗按正義所云蓋王肅之義非毛義也下章徂無傳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據此則以古始訓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五

作必王肅申毛如此故孔引之以申毛耳竊謂此詩作當與易作足同義周易述引王劭云馬行先作弄其四足毛以始訓作意亦當爾不然上章思馬多材此章忽思古始何詞之不倫耶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亦與毛義相成蓋馬先作弄四足者正是調習之狀但毛傳與簡鄭恐人不明故以牧之使可乘駕箋之耳秦風載猷獨驕箋載始也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以始爲調習正與此同正義乃用王說竟以鄭爲異毛失之矣

闕官三章龍旂承祀箋云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

也正義曰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士有一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也

釗按古詩毛說是也下經云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春謂周之正月

魯郊以冬至月與周不同月雜

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上帝此魯之郊也左傳啓蟄而郊謂周郊也周建子以冬至之月爲孟春

春秋謂周之八月春秋文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裕也此依爲說

春祀天秋禘祖郊謂之祀禘謂之享郊特牲云郊血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大饗腥饗卽享之借郊禘皆大事故彼郊饗對舉此經亦享祀對舉下經又云皇皇后帝五句卽言郊之事周公皇祖十句卽言禘之事但秋而載嘗是禘已見而郊事經無明文故古詩毛說特以郊祀顯之下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以君祖后稷是鄭亦與古毛說同直言視祭不言祭天者以承祀爲天祖並祭不特祭天故渾言之耳明堂位云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與司常所謂日月爲常不同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是本爲龍旂但非九旒又設日月其上故不謂之常而仍謂之

旂耳此成王特賜以異魯與諸侯不同以龍爲章卽已下天子故無嫌也

商頌長發四章爲下國綴旒傳綴表也正義曰綴之

爲表其訓未聞釗按樂記行其綴兆注綴表也所以

表行列也綴兆舒疾注云綴謂鄼舞者之位也是綴

爲表行列之物聲義並與鄼通鄼从贊聲釋名讚纂

也讚卽贊字說文草部朝會束茅表位曰蕤史記劉敬叔

孫通傳索隱引纂文蕤今之纂字則蕤與綴聲義亦

近傳訓綴爲表蓋謂綴卽蕤之通假也蕤表位之用

故引申之卽有表識之義呂覽不屈篇云或操表掇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三

以善晞望注表掇儀度也掇又綴之借耳

七章實維阿衡傳阿衡伊尹也箋阿倚衡平也伊尹

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釗按史記殷本紀云

伊尹名阿衡是史記不以阿衡爲官名矣司馬遷自序稱年二

十則誦古文是所據詩書皆古文說也君奭稱伊尹保衡與伊陟臣扈

巫咸巫賢甘般同舉伊陟以下皆下名上或冠以氏

或以官則尹與衡亦其類也漢書古今人表傳說甘

盤並列而不及保衡蓋衡卽伊尹在太甲時爲大保

故稱曰保衡耳孫子墨子楚詞皆以伊尹名摯字尹

而君奭不稱其名者尹爲成湯大甲之師保當時尊

之不名故周公亦仍舊稱歟鞏朝也

考工記注朝即輕字也

者前重之義前重則不正平故號阿衡衡平也史記

以爲名不云號者殷人質以名爲號

殷本紀集解引張晏云夏殷之

王以名爲號

故號亦可爲名此傳云阿衡伊尹也與元王

契也武王湯也文例相同殷本紀載湯之言曰吾甚

武號曰武王以是推之則元王阿衡亦爲號可知又

說文人部伊解云殷聖人阿衡也殷上當有尹字連

篆文讀之云伊尹殷聖人阿衡也後人不得其理誤

以尹爲羨文輒刪之彼云殷聖人阿衡也則亦以阿

衡爲名若以爲官名則不詞矣說文詩稱毛氏彼雖

詩毛鄭異同辨

卷下

四

非說詩疑亦用詩義也

詩毛鄭異同辨卷下



